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記

閱古堂記

熙寧辛亥予為蕭然遊讀書閱古堂上堂在縣圃之東北隅與翠陰亭相望堂之虛靜可以清人心高明可以移人氣大夫於此引兩造趨羣吏指呼弊斷使夫俯而視者有威仰而覘者有懼顧不尊歛不然邀嘉賓列侍人琴瑟笙竽奏乎堂之前倡優訕戲陳乎堂之下歌吹降升獻酬去來笑語漸續習不爭之射行無筭之飲醒者歌醉者舞顧不樂歛而今無所取

於斯二者以謂所尚者不高則外物能勝之所養者
不固則外物能亂之孟子所謂食前方丈侍妾數百
人得志而為之盤樂飲酒馳騁田獵得志而為之此
所尚者不高也為行道者不過管仲而已塞門友坵
足以屈其志雖有王佐之才無能為也孟子所謂向
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而為之向為身死而
不受今為宮室之美而為之此所養者不固也為季
道者不過子夏而已紛華盛麗足以動其心雖有可
上之性無能為也且夫簿書之繁安足以伸吾才樽
俎之歛與夫外物之來寄者安足以充吾志在彼者
皆我所不為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則安用是堂哉宜
夫取聖人之遺書歷代之記百家傳注之說環列于
坐間究知古人之行事偶一日有為則推為康世澤
民之術文以應變武以戡亂万物和之酬於手撓頤指
間無所疑怵然後伸其才使夫屈者以伸廢者以起
匹夫匹婦莫不被其澤又得天下之才而教育之然
後償其志予愛大夫能命是堂未有能道其志者乃
試言之

佚老堂十景

佚老天也世之老者其識無所悟其情無所寄間居

靜坐四體不動往々無懼之心生寧復且從其志而已志於利者則苟得勞之志於名者則偽行勞之志於難老不死者則凡可以圖生者勞之悲夫去根遠矣復競其華而務其實柢本弗應若將為槁壤矣是謂兩喪魏子為佚老堂翼之以于景于堂之與為書室于室之右為琴閣于閣之東為松軒于軒之北為竹塢于塢之西為月庭于庭之南為風牖于牖之外有山謂之屏山々之下有泉謂之盆沼々之傍有廊謂之吟廊々之隅有榻謂之醉榻以書抵于曰有是十景以示佚之有所寓焉予謂魏子能寓其佚已賢於世之老者矣然而所以寓其佚者予知之乎人之心適理而樂生得趣而憂解夫苟未能以書觀理以琴求趣而徒卷舒勾抹區々顧指之間終日不釋則琴書之情弊矣是豈能寄能佚乎役思于書運意于絃其樂不能無故子姑舍是出對松竹山泉之間風月之地更新以適焉松以堅而高竹以虛而直堅則不可乘虛則不可累故壽於他木子特愛其蒼蚪仲騰碧玉森列風月之中玉簫駐雲金鎖墮地幽人高士倚其幹而踐其影神也濛然有紀塵拔俗之態歛非子之所寓也風吾氣也有無之中去復不停觀其

起發于幽谷披拂于寒林而後泛濫于戶牖疏而行
之則過之也微祛吾煩解吾醒而忘晉倦精爽御之
而往可登太虛而遊六合也觸之則鳴禦之則改或
扶或揚逆當其衝使人閉結而不能解然而我將遺吾
筋骸而抱吾二則是氣與風同歸于太虛焉能為吾
利害也哉月吾怵也水以清得之以濁喪之天以霽
得之以陰喪之然而月也無得無喪自水取之自人
觀之而已西方既升子坐庭下而得之莫不仰霄俯
清惟恐濁水之喪吾月然月之在人心久矣而子獨
不患心之為月害乎山若仁也水若智也一之狀如
屏是天子遺子以所依者邪治之狀如盆是天誘子
以所容者邪觀山而思仁居仁而不能依則危觀水
而思智用智而無所容則亂吾之望子善而能安豈
時巖薜之峯清冷之泉能適其情者邪子勉以佚歸
是八者之理而寓焉然而間適之中豈能忘言以溺
其理哉則子當步吟廊八者之理感觸而獻吾前乘
之以危韻發之以中聲數聯得意一笑破顏南北其
筒賡和盈軸子之吟若是乎雖然八者之理佚之所
寓不使佚遊而樂荒佚炎而志放如斯而已矣以理
自賢以言自著豈老者之務哉宜務合理而會道去

言而趨默遂還本根而後已則子當登醉榻始奉而和再奉而酣三奉而醺四奉而冥攀緣一斷然後遺我於混沌不知老之寓于形佚之寓于理豈復有八者之翼吾堂哉子之醉若是乎未可知也夫子知未果知其為人然而繼文以遺之不亦過乎壬戌之冬魏子為佚老堂即乞詩于延平予方治行而東未暇作也擘舟相隨泝流而上凡月餘日然後得予詩于建溪後年刻詩于石走僕數千里獻子于都下復求予言十景予曰魏子真好善者也夫人間居歲晚無原壤之侯則與其子孫從事於宴樂苟盡其年豈復為之書

默室後圃記

友人即默室後為小圃壘拳石為山鍾句水為池植四時花環圃之左右其花十餘品而春居多也默室之中盤踞而獨坐寂然而言忘兀然而形忘杳杳為天遊寄於兒象之表不知其有物也及其意與道相會道與意相失於是而下為開目則欲有所寓垂滕則欲有所適乃之圃之中諷遺編鳴寒絃銜素盃戰

枯局聯詩篇點花數与忘形交於此為談笑以寓道
情之至樂花之氣有幽香花之色有淑質彼株榮此
株枯後者開前者落於此知物態之多變然則圃雖
小而仁智者寓焉則圃甚大矣雖奉廣園名苑絕景
盛賞而与之較彼特有物耳使廣園名苑有甚可愛
然而無君子樂之則人之情弊而物之態改雖絕景
盛賞有時而不足愛也惟君子之樂不在物而物者
特其樂之所寓焉又奚圃之小哉

安肅軍建孝

孔子廟徙城之西南隅行七十餘年矣有事于祀孝

者往、陪位而去無所寓焉慶曆中天子命之教於
是講者有堂孝者有齋雖然甚隘而陋但席而坐不
過數十人歷歲月受風雨遂浸以壞孝者如見荒郊
廢宅氣象寥落席不暇暖散遠城闕之間東有官舍
西有城壁而孝之地受制其間雖欲闢而宏之不可
得也元祐之初太守高侯遵禮通判黃侯敏用惡其
甚隘而陋不足以受孝者拾地之遺利得金百萬復
即北城之東南卜地而營之建作之制下視勞郡正
門在中復設外門以衛之偏門以翼之諸生奉贊而
入舍菜于殿鼓篋于堂具負者于齋待次者于館食

有厨浴有室職事之位備焉嘗考泮水之序雖言僖公能修泮宮而詩之辭不言僖公營揆之方建作之制而言泮水之上小大從公而往公與先生君子行飲酒禮謀事率衆內能欽明其德見於色笑威儀之間文武之事有可法者下觀而化故其詩曰靡有不孝自求多祐及其逆事于淮夷其靜也不吳其肅也不揚其安分也不告其循理也不逆弓矢車徒各致其用以戰則克故其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此僖公之所以修欤然則二侯之作可謂知務者也果有意於詩乎人惟椎朴未偶不可觀感而化其中實故也嘗聞燕國多悲歌感慨之士遺風餘俗猶有存者聞君之善教豈無慨然而具者邪靡有不孝自求多祐能為其君之用何獨至於魯國而然哉元祐己仲冬之望日記

舍清院佛殿記

有釋氏之宇其名曰舍清其年起于唐之中和其地出于劍浦之巨沙至今元豐傳十一代矣佛之所寄甚弊且陋不足以致鄉往者之觀美辛酉之秋紹忠慨然有志易卑以高易樸以華募財于鄉節財于院合金百萬壯其棟宇侈其兒象季春佛殿既事衆色

雜華周回間列以悅衆凡之目使知吾佛之尊且貴不可易也然後該以歸焉紹忠之意也然而衆凡之歸也汝能安厥止乎浮屠之庸者不過以為我計苟養其欲而已安厥止則未暇也予為其歸者言之佛之性其體也圓其用也光惟其所感宮殿樓閣戶牖塔砌嚴麗廣博宝華糝校翠影妙香不可窮既然而佛之榮華侈靡豈資於物哉本有高明之道清淨之德然後榮貴之不可幾及者隨其所欲而至焉雖然化現色相不可以為畔岸自非內遊之士安得而見哉則以金百万壯其棟宇侈其兒象又出宝玉之所

現者与衆現為知佛之清淨故致糝嚴之居知佛之高明故致微妙之相紹忠亦當以是告於歸者云

公餘堂記

千里之民有望於刺史者其始有事焉皆求循理而復必待刺史能為禮義之政以應我其次有情焉同欲及時而樂必待刺史能為礼樂之遊以導我然後如其志不然遂欲作民欢声和氣以却虎蝗以消霜滯以散盜賊以登桑麥收循吏之名實未知其可也然則為刺史者不亦有道乎有馭序言僖公君臣之道其詩曰夙夜在公在公明之所謂無不為者也夙

夜在公在公飲酒所謂無為者也自無不為以至於
無為其賢人之有道然而在公明、不至於苟勞無
以自適故其詩曰振、鷺、于下鼓咽、醉言舞鷺
于下臣之集也醉言舞樂之至也在公飲酒不至於
大肆無以自守故其詩曰振、鷺、于飛鼓咽、醉
言歸鷺于飛臣之散也醉言歸樂之節也有禮以制
中有樂以導和人心感而天時應故其詩曰自今以
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然則公餘之樂惟有道
者得之有政而無樂不足以有感而況為樂而失政
與夫二者並廢乎哉是故晉僖公既失道遂不及知

禮之所在唐之遺俗憫其勞苦頓瘁老死而後已故
教之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苟
使僖公有樂其本不出於道易為物所溺故戒之曰
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然則政與
樂僖公皆未之逮不足以望魯豈待較而後知哉其
侯為州謹始日與其屬振墮壞整破闕發隱姦遣滯
訟未幾凡要目數各泛其類網紀遂立庶司羣案承
式而奉行遂號無事民則歲豐而義重吏則日閒而
具長始有公餘之計為堂于山水間折駕所臨大小
之民送公于迈清賜翠陰欵笑遠近或馳驅于郊或

鼓考于庭棲侯鵠立壺馬寵辱君子之勝負兕觥其
觥不醉無歸是時斯民門無苛追廩有陳積亦可以
行樂矣故其泛使君遊也欣々然有喜色而相告曰
使君其無疾病歟何以能為樂也當其酒行請歌有
駢之三章以為使君壽吾知其無愧焉

三交堂記

自遊鄭君山居今二十載一日鄭君西來出予留題
壁間二十四字言將移刻于石作堂以寘之願為之
名昔予所賦以其形影適与日華遨遊乎曠間之郊
清虛之境徘徊乎舒長之時澄霽之晝踐乎翠華之

林詠乎寒光之濱我与影無是非之間無同異之辨
其誰抑吾飄逸之具累吾放曠之懷者邪和光之域
彼已俱喪自得之適天与為地常規李白对月獨酌
之什愛其詞體有絕塵之思白得月而有聲影得白
而有象醒而交醉而散其天樂也予之得日華也其
自之得月歟子其以交名堂然而徒為之交不能道
三交之義則衆人之交也其孰以為樂必曰惟形与
影得自則然耳何足道哉吾曰不然日之應良辰身
之造勝境而影之在日中出其身之左右前後盖有
分耳若夫天時之变人事之感發於不意則使良辰

勝境卒不相值密迹而睽遠雖欲宴坐偶往間與日
華遲回身影容與豈可得哉雖然此人事之論耳子
於此亦聞道乎大坐吟而揮毫起舞而揚袖影皆能
然及吾笑語感寓則彼寂然不可以致語是非其獨
體吾陰乎惟形兼受陰陽而惟陰陽制之是故曦輪
既西形影相失一日之變也一行一歸盛衰相繼百
年之變也一日之變影也而形果免百年之歸乎則
是三交何其幻也形與影固幻耳目化幻者也夫知
幻之所自出與夫非幻之所在乃可與言道蓋日潛
運陽中之陰以配陰中之陽造化萬物故能以死生
與其形以隱顯與其影形吾舍也且不得而有之况
而影乎哉又形之幻者也至人蓋以白之所對予之
所交一而索之还用其生我者修之使至養之使就
天地之運四時之變萬物之理收攝會合存乎秋毫
之中置影留形與日貫乎今古而在也不亦妙乎嗚
呼衆人形影有待乎日而彼至人日致其用則予所
以名子之堂其義豈止於翫日而待尽者邪子其求
之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記

風月堂記

風月在天之景也泉石在地之景也草木花實有時
之景也三景之為物最能適人之情又有能累之者
故風月泉石常為好清者之蔽草木花實常為好奇
者之蔽泉石風月草木花實彼豈有意於累人哉惟
人不能以道取樂以樂寓景而景授吾所樂而已遠
景則無膠翫景則有數人之情莫不然子山得洞於
梅嶺洞之中基而為堂累而為臺穴而為沽以花名

洲以琴名泓以鑑名石以鶴名亭以錦繡名谷其類
不能尽言之所享則讀莊子之遺言故以南華命洞
所適則慕樂天之遺風故以風月名堂子山於此乘
具而閑行具尽而宴坐与所交遊滋事於文酒間以
度其生焉或謂子山方季莊子則宜内觀無事外遊
而待風月泉石芳菲草木而後得其樂無乃有累乎
予謂不然苟知吾形与景皆非真物以生寓形以樂
寄累志不存焉何累於子山坐堂之上有物冷然過
之或披其襟或揚其袂或撼其佩拂其纖埃猶於帷
幄之間吹者清噓者和回旋斷續在吾之左右有物

皎然而下与冷然者相得於廣莫當是之時南華翁
則能適然与彼二物為無情遊澄輝之中兩腋習
乘光御爽登于萬物之表而或者莫之知焉銀色滿
身金波汗漫或燭吾吟牋或泛吾酒卮深雪吾神形
見吾影而或籠吾醉魄而卧焉嗚呼冷然在竹則得
自然之聲皎然在水則得自然之性爽氣皓色与吾
行止之影忽尔而相得瞥尔而相忘不可係着則知
人与物非所翫者及其皎然者瞑而歸諸太陰冷然
者靜而歸諸大塊南華翁則亦兀然坐忘不知頃者
爽氣之所吹皓色之所照与夫蒼顏華髮行歌自適

於其間者果何物邪然則南華翁之樂如是或者無
慮焉元豐庚申之季冬裳偕郡人李泳北趨都下道
出南浦南華翁訪予于水閣再請予記不可辭也乃
舍思于閣上書遺之而去

重修澶州季記

熙寧十年之仲春韓公由三司副使拜諫議大夫請
為澶州天子身之下車三日走隸人持儀物致裳於
闕下叔教授事澶淵之季廢置久矣公未來時士在
城闕草登于堂墉復于溝齋靡不開鼠市于晝幾年
於此矣及公至止役人徒指二師整次舍備什物危

者扶之仆者起之弊者修之缺者具之墜茨丹雘頽
瞻一新鄉往之儒不日來至北方之季多在口耳之
間若夫緒餘倫類意致神遇則得之鮮矣裳之來公
親為卜日盛以講筵嚴以師席諸生鼓篋而進難疑
荅問發明先王之遺意稍厭誦數俱嗜精義公日視
季接之之恭待之之厚如見敵者澶之民又知一介
之賤有道在焉能使貴人忘其勢是可尚也往々相
勉出其子弟而教之自公始矣昔時列國之君天子
皆命之教然後為季魯侯以修泮宮而見頌郊國以
廢季校而見刺蓋雖衰世季校之教無敢輒廢者嘗

恠淫亂之衛國俗傷敗之中時有孝子仁人忠臣賢者廢典有命動靜有理去就有義至於婦人女子其情有節其言有序不失禮義之所在詩人稱之何其盛也豈非季校之遺教猶有存者澶淵衛地也今之說者多言北方之俗鄙野不文無足觀者澶淵之士三歲一奉於禮部輒見罷歸不及論而官之且三十年矣是何此時王教之盛而士之可稱道者未能若衛之世乎非其才性之罪也嘗謂朴野之質屯近於道更易引而進之是故比方之士有出為公卿大夫者渾厚中正建功立行往天下豪傑不敢先焉但意其不及耳當衛之亂政散民流不可及止楚丘之父公一起而化之淫奔之俗遂不見齒於國人以公之達適丁子斯時樂為文公之道化豈難為哉將賀長材秀民出為天子器使後世不稱長材秀民之可愛而稱公

悟靜軒記

天之君子其靜也致道人之君子甚靜也循理與居以時出處以義循理而靜者也甘以中士自處悟靜之說無所与焉衆凡之流於天之君子不修於人之君子不孝已放其心惟知有動寢則役於夢覺則役

於想精魂情識聞見好惡晝夜相尋以遂乎妄雖然
動靜天地之常理不可廢者猶且不得而拘之况其
故為者乎是故是非得喪紛擾乎其前死禍福驚懼
乎其後彼既自棄吾復何難志於道者慕天之至人
而遺世之君子以謂道與物相為得喪徇物則喪道
徇道則喪物蓋夫不知生之累為吾有心不知心之
累為吾有形耳目者心之窓牖也鼻口者心之庭戶
也其心有感則先為之報有行則前為之導旦夫心
者天之君也當為五官之唱約束以送禮統御以歸
道固其任也今反與彼五官更相為用惟物之送烏
能墮乎物是故慨然以具翻然而改馳者靜譁者嘿
兼忘以還無又損而致虛猶秋之時萬物歸根復命
宇宙清明物像隱顯真氣上升甘露下降吾方坐進
此道與大為從不知其為樂之自也將且藏用于冥
罔復出而為神化嗚呼悟靜而立道至於斯極也不
悟而夷乎物可不慮邪張子聞善而作者也求予文
故書以遺之

青州李記

惟宋有天下天以子愛之而所以愛視民人以父懷
之而所以懷視士祖宗之世士皆好古尚志喜名節

慕忠厚有三代風趣考其所自蓋出於教孝其說有二有示而教之者則以孝校考察行藝發明其才德孝校之士義理已省於會中故其避行遂能碩瞻朝廷之向背恬淡者進則為之戒奔馳信實者進則為之戒偽妄蹇諤者進則為之戒諂諛廉勤者進則為之戒貪惰仁孝者進則為之戒悖逆規化之速有如置郵之傳命其類不可勝道也得此術者已自有孝養才之妙雖賴乎此然而孝校之教未能發明才其德雖有外入之者在中不止彼又烏能受哉是故祖宗養才二說並行而交作之嗣至神考則以孝校

人才之所成始前未之詳加與儒宗講明道德之蘊發散微妙推於六經著為新說以後淺智使人不溺於博會歸于性分設三試以陟多士譬之由門而升堂由堂而入室勤莫知勞積善尤長行之上庠矣未及推行於天下崇寧改元皇帝慨然有感將欲盡述神考與孝之遺意乃詔有司講議以聞凡自郡縣皆得以為孝有孝者使修無孝者使置乃用三舍稍復鄉卒里選之法青在東夏實總八郡士以千數額當養士三百者雖有孝制度殊陋不足以副朝廷崇尚孝校樂育人才之意適丁斯時而弗之為是卒

乎不可為也故具以奏繼而得旨舊孝在郡之東北隅郡人素欲移置文明之方恨未之逮曰慰其欲營于城南得地百畝而治之固已有書其兆於壁間者豈特乎人之欲哉雖弗之移不可得也堂貴宏延多士也殿貴麗奉先聖也翼堂有閣以藏六經環殿有齋以備三舍饌有廚浴有室客至有館物入有庫求我之蒙自訟之士役於人之胥徒皆有以處之嘗謂王道盛時四方諸侯承流宣化不敢私出道德以善風俗故命之教然後為孝教法皆資于天子周襄先王之澤既不下流諸侯之賢者無命可待故魯欽明

其德而有泮宮之頌諸侯之不賢者無德可明故鄭孝不修而有子衿之變風性命之理類為異端所蔽流入偏見不得古人之大體分裂而為八九以從事則害政以長民則壞俗漢唐之世未有能攻之者其孝失真故耳道益不明歷千餘歲朝廷法度士人名節四方風俗由是不足以望三代雖有益子出周之季欲救其弊環轍而攻之境以無位與時遂老以死可勝惜哉今之孝士乃自神考發明六經之要妙感悟其固有者尤之醉夢中俄聞帝所九奏自大虛而下洒然以具方苦沉痾弥年偶獲真人金沙霧

散五內釋然而去體類能解蔽脫去淺陋直行而前
誰輒汝畫有妙道之行者足以為老莊有明道之德
者足以為揚雄然則神考之相乎道真為萬世之
澤也若夫才性之下者與聞性理之高明意未克會
猖狂而趨尤新生之犢耳提而正之則教官之任也
嗚呼人君所以為天下者其道有五其權有三何則
一曰祖宗德澤二曰朝廷法度三曰士人名節四曰
四方風俗五曰天下公論所謂五道也一曰兵二曰
刑三曰財用所謂三權也先王以是八者相須而行
維持天下之形勢牢不可破唯其上下有孝能造義

理故其愛足以積德澤明足以給法度清足以植名
節厚足以移風俗正足以立公論由是弼教而後有
刑輔德而後有兵行礼立義而有後財用夫魯一侯
國耳欽明其德且能得才有勇如虎臣有淑問如臯
陶而况天子之教乎當見成德之士如先王時竟立
名節能為朝廷修法度移風俗立公論顯相天子之
德澤上下一心本末相貫不容邪說異端存乎其間
此其所以維持天下至於牢不可破者邪然則學校
之効豈特要於文辭誦數之間哉宜書其說以示多
士使知朝廷崇尚學校樂育人才之所歸而志于孝

重修興國軍李記

昔有李在城之西北隅跨危巔俯重湖環之以衆峯
流行者趨峙立者頽是時乃有李士大夫能以才德
鳴於江表熙寧中或者以為居險之制為量甚微不
足以容來李之士始遷于東南捨高明就下濕山馳
而水注春之漲暴集遽至遂有墊溺之患士在城關
行二十年不登仕籍元祐七年之仲冬夷仲朝散得
麾出守以謂李者為已以致道必志於仕則非教者
為君而育才期於有用則是仕不仕有義用不用有
數然則李之所寓前瞻後據五行休王之說教者實

任其責豈可廢邪而况太守承流宣化必能使民知
禮義成孝欽然後其功可稱知禮義成孝欽必出於
隆李校延儒生講明先王之道教發揚天子之德澤
然後其俗可變教育之地苟非李之所安地里之所
宜何以稱太守之任哉遂出養士之餘財推我圭田
數十頃還李于故山以為昔日之所病在山之絕頂
今寘其腹焉流行者趨峙立者頽其利過之於是太
守時子諸生為賓主禮講釋有師博約有朋檢束之
有規勸沮之有試各就其才以待一日詔下獻書王
庭上備天子之器使如是而為太守不亦賢乎古之

循吏為事業雖不同及其建立孝校率其邑子弟而教之不可多得文翁之化遂冠羣吏前比齊魯後及武帝之世天下郡國乃立孝官茂異輩出與造功業制度後世莫及文翁實啓之然則循吏之名能盡文翁之德乎蓋未之盡也夷仲之為與國其務及此雖不求予文尤書之况其求之乎元祐甲戌之孟春

太平州蕪湖孝記

崇寧元年仲秋天子思欲推廣

神宗皇帝三舍造

士之法詔講議司條具以聞本司奏言先王之時比

閭黨族之間莫不有孝所以明人倫厚風俗及其成也無思犯禮莫不好德伏請具邑皆得以置孝越十月承詔即知蕪湖縣林修奉詔送事前此所建適如詔旨第率閭里子弟來就教育推布教條考察如法將升于郡孝而使郡太守有以貢焉乃其職也鄉教之設黨有庠庠者養也以主乎造士遂有序序者射也以主乎選士兼斯二者而有之孝也此孝之名所以施於國歟黨領五族之衆先王之政已能使有相保之智相受之信相葬之禮相救之義教而化之猶以為未也中有庠焉則養其德而成就之也遂領五

異之衆有州民之仁足以相賙有鄉民之恩又足以
相往來五常之善於是乎備矣中有序焉則規其德
而選取之也自黨遂之教廢庠序不設約束之規既
以踈漏修孝之士多在城闕不及前古遠甚矣而今
之州古之國也異邑皆得以置孝其尤黨遂之有庠
序歟昔時大夫富其民有術屬其民有政養育有道
考察有法升移有序故其造士道德同宗本末相應
未始有戾焉方今朝廷權行三舍考察之制凡目甚
悉必得為宰者運量乎其中在士有累於貧者有所
資有累於事者有所代積漸涵養視成論升出於優
游而不迫庶幾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源存乎鄉里
而已此正天子有望於郡邑者也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序

卧雲先生西遊序

昔聞江東之士有得方外趣者棄絕其妻子遊荆湖
間寓居武陵溪上為卧雲庵吟詩以自適讀莊老釋
氏之遺書意解而象忘步趨絕塵若將不可以幾及
者後求其人則曰先生姓某名某予聞其風想見其
為人十年於此矣今予為太孛官先生由桃源得道
友適然而西將為嵩華之遊予謂有無能為而逃於
隱者有不可為而權于隱者有翫山水之勝而溺于
隱者有以高尚邀世而偽于隱者先生之遊皆非是

也無能為非其才不可以為非其時邀世翫物非其志以謂智効一官特為声色勢利所役為物者細不能為我者大先生下視此屬以為不足為而不為者也以為道与物相為得喪惟道之從則喪物惟物之從則喪道方其致道不能以吾嗜欲情愛冥之義刃之上割絕而棄之是人望道而愈遠者也孔子佛老之聖豈一世之積哉蓋嘗無自而可矣今而後乃能無人而不自適焉及其成德不為緣累所制則市塵鄉閭之隱与桃源嵩華無以異也然則先生之行非浩歌遠引窮日之力而去者異時江湖之上當復避

遁解顏一笑不然期於無何有之鄉同歸而盡焉

諸公紀贈子鎮詩序

范氏之孤不遠數千里扶哀而來見予予京師泣數行下繼而言曰先君之事其要見於銘詩其詳著于獄辯閩中官府之吏道塗小民皆能論說其故不必道也然而知己相与作詩紀德近百餘篇自惟不肖且恐身名不足以顯親尚欲盡得當世達官要人歌詠盈集傳信于後世惟執事最知先君之詳者願賜之序使得以贄見于諸公此孤所以來之意也予愴然應之曰人孰不感義此固其所欲賦者嘗謂過情

之譽勝事之辭出交遊間溺于流俗之私好勢利肩
笑更相傾動無以示其好遂至屬文華飾偽妄借事
以著其實誇誕于世歌頌以悅其生誌銘以諛其死
天下皆是也故世之文人其言往々有愧于心不足
以考信今使諸公相与作詩以遺子鎮之生死非出
於勢利也非得于肩笑也感義而後作也元豐元年
春予自京師还聞閭里間長老道羣囚之得子鎮涕
零而言曰吾屬墮陷牢中安所告語今幸而佛出我
得見天日無報德之地嗚呼子鎮会或者不孝道乘
一路之權為顯要計猶慮煮海無窮之利雖空八州

有限之資不足以邀其欲也輒用屬為貨胥徒臧獲
聽得以訴其主少不如意東芻為人謗書夾道發械
下吏便以為據邏者虎伺捕者鷹攫獲其屬十有三
千逮者以千數乃有劓獄環顧有才之士赴我顧指
刺骨刻意弗集則必羅事而織之有辨必溺誤用子
鎮然而時威削並行廢奪立至柔者懦々智者悄
悄恐不足以自金子鎮用才見知毅然彼已不顧引
因覽按論情之過故觀事之要緩絲絲釋去留者三
四十人耳彼知其才可任而不知非義不可以撓正
子鎮知其違忤風旨必至于廢奪而亦知人情不可

枉以就法志節辭氣厄窮以死不少為暴吏屈是可
賦也當聞無愧之辭自天理之所感必有瑰竒險絕
之語出易直俄忽間以為子鎮光焉雖欲自禁其清
不可得也寧復悟茲子鎮富聰明強記識篤風義善
文辭覽庶獄案一過能道其節目見孤遺女輒取而
嫁之此予之所親見也世之人有是矣或為名而作
觀近平之事下臨萬仞不輒為非義動其心信乎其
中有主者由是而推之何為而弗正朝廷方去浮薄
小人思得君子矯俗以歸厚然而子鎮往矣可謂真
不幸也

東林集序

律教之設潔人之污束人之肆使人承戒自省常若
神明陰在其旁檢察其不如法者人非世習不能攻
其環衛輒蹈其舍故人之於道也自其靜一而悟入
未能劫于瞬息一言頃而得之或為嗜慾中敗而或
老死于勤若無所見者蓋其進之也久則乘之者得
間焉佛以是未之至也復為禪教引物而感悟之開
堂升坐隨問而應迅機激電妙談齧鏃而或寓之形
容之間聲意之表示人莫窮壁立萬仞而孝人者豈
易得哉當如飢鷹伺肉游魚見餌俄而取之已吞而

潛已擊而奔或者尤求餌肉之所在禪之為教不亦
至乎自非人我兩喪而會于道形骨俱融纖毫不染
不能隨感而應隨應而悟焉徃空之中少為形物蝕
其明而培其瑩則遂留滯落着其机不足以發其樞
不足以運其鋒不足以斷則問者烏能取應者烏能
用哉蓋世人之于道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
未必皆有受道之質行道之志是知而已此尤不可
以多得或者非實有所見聞竊佛之言而駕之以敏
遠欺罔後孝此又其未流也然而孝者果欲知之乎
以其利害探其所養以其死生觀其所操則其情偽

見矣照竟禪師予同郡人從黃龍遊嗣第十四代升
堂演法有臨濟慈明之遺風門人錄其語以序屬予
予与師未及相見得其語錄而讀之所謂迅机激電
妙談齧鏃人我兩喪而會于道者也不知孝者有如
飢鷹伺肉游魚見餌俄頃而取之者乎觀文王公以
為東南道法之冠豈虛言哉始遊宝峯起應東林之
命惠遠法師常言七百年後當有肉身大士更吾道
場東林始以律居盖自遠公而後其教廢矣會今天
子詔改禪寺而師適來為第一代演法以遠之所望
而考其人以遠之所期而推其數皆無戾者然則師

之作其天人之會歟始者諸公迎師于泐潭避命而
逃之走五百餘里而後得師於清江山谷是豈得已
而求為之者邪其言蓋為應物而設推吾為佛之餘
以遺其類者也嗚呼世之覘是錄者能以耳視而目
聽之庶幾有逮焉

送黃教授序

閩中山水之聚水甘而山秀居民之域旗劍排空人
天在鑑能使過者皆欲寓焉氣象之中舍蓄竒秀堙
鬱而未發者不知其幾千歲蓋自唐德宗以前未嘗
卒進士其後雖有歐陽詹徐寅輩相次而出特以文

辭稍聞于天下未有華顯者又二百餘歲矣雖然豈
人力所能為哉盛衰之數然也自有宋閩中之士始
大振發溫陵建安先有將相出佐真主方恠莆田有
山圓鏡而中峙居民四望而向之號稱壺公昔有異
人之識以為水環其山當有通顯之儒下副人望今
未之見何也未幾果聞應識者蓋雖溫陵建安莫之
比也莆田之俊實吾宗人通丁斯時例當隨數出而
有為于世然則有為亦有道乎其究吾与万物同出
於一宗惟物各執其末吾知萬物之理皆其一宗之
所固有者分定久矣惟反一者出用成理為之長而

已附之則憂駢割之則怨虧失惟中德之士無意于功名然後能為之長萬物有不得已而起者吾以不得已而應之然則應數而仕應理而有為天之君子也太平之佐也子其誌之

荅大覺道果詩序

道家所謂還丹釋氏所謂道果皆明大道之所寓道且強名而丹与果亦假以明道大覺見示道果長韻因以和之予自辛丑之季冬由杭而之廣陵偶于天寧寺得御筆手詔以為冲虛無為真空不二本自不殊隆此而廢彼豈朕之忠哉天下始知三教皆本于

一道冲虛真空丹果之全體豈有異邪裳因言生忘之中和合有無以為神丹之嬰兒微如一黍以遊諸天坐禪之中收攝色空以為聖胎之法身細如一芥以藏須弥同謂之珠其大包含乎二儀其妙貫通乎三界故曰天道一而已矣無為之修不知之證出于自然吾無与焉見而體之也非談道之也裳謂太上之後其傳丹說著矣不必論也適以詔旨緣佛之徒而言之曰繼大覺所賦為之開卷其心要世之釋氏子以齋戒持律以宗旨說教以日用談禪以性見演法執是四事欲進而為佛善士則務為福不过劳苦

以持行智士則務為道不過安靜以守性然而此特
教中之事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自在教外別有秘密
之旨必得可以出世之士而後傳焉達磨之得二祖
是也其傳已竟遂行而或隱前此四事乃推其緒餘
且以行教正如古今之隱者邂逅方外得道之士大
者出入三界其次飛奔蛇解然而三教所以立道其
本則一孝者莫之知焉惟其談禪一教本末相貫談
禪者其未也見于外者也作佛者其本也存乎內者
也先聖之於孝者姑以說佛接引之入候知其詳尼
以出世乃使收攝八用有所付焉奈何後世之士類
蔽於性見自以為如此足矣更復何孝大覺與之語
稍契獨知其妙有本及其至也非內非外故答大覺
長韻以示其徒使見其本無以異于道焉規予序語
則思過半矣

言意文集序

道本於心以性為體以情為用志者存於心而行者
也意者思於心而作者也言者發於心而應者也著
述之士雖累千百万言反本而求之則貫乎一而已
言意之為書識惟為之根蒂才惟為之文飾記性為
之證據合是三性而本于心稟其可否著為羣言尤

之讀書万卷歷々可引其文義曾問洞然曾無一點
實乎其中善觀夫言意亦如是而已彼我之心一也
有道則通乎一愚不肖不敢以為有道觀者考焉

順興講莊子序

楊墨之於道其迹近其心遠老莊之于道其體同其
用異聖人為我之心有仁以充其類則異乎楊兼愛
之心有義以制節則異乎墨君子之應物可遠者迹
不可遠者心楊墨以心遠於聖人此孟子所以得訟
其非而禽獸之嘗恠苟鄉之罪諸子輒引老莊與彼
墨翟植宗之徒同為無見者老莊所以致用之異不

及知焉予甚惜之豈有老莊之高明不及時變必立
區々之說投為一曲之士哉仁義之失至周而極焉
周之所以救其失者主于礼耳一具一居莫不有法
一動一植莫不有政其似三千其職三百六十形色
名声与事變爭無窮其行出于元德其藝出于妙道
隨人材分而應之尤水之應物也方圓之形小大之
器如法而歸焉及其弊也王者之澤竭孝士大夫不
得其傳或為形數所因世習所遷偏見小聞有如仲
子之介楊朱之鄙墨翟之泛子莫之執中告子之外
義者天下皆是也士之季去本逾遠尤木之升然華

盛于未烏有不及其根者邪然則莊子之高其言與
時盈虛與數損益以矯一時之不及耳豈私意哉嘗
謂孟子之約言者荀子詳之孔子之罕言者莊子詳
之荀子之於聖人其尤贅歟莊子之詳則異于是雖
然老莊之矯絕仁棄義為太甚者豈以矯其天下者
必以過高之言而後可救歟孔子以質之過者救文
之極弊固其意也然而老莊之言不可非也亦不可
以為典要孟子所以無一言以及之漢唐之季溺于
傳注之說形數之中不自奮發流為汙下蓋已久矣
適丁斯時有能談其書者同見聖人之妙道其言新
美散在傳注之間孝者得之醉者以醒寐者以覺如
在飢渴之時偶得醇酒異饌而嗜之久而不能厭也
然而老莊之書復顯于今日其亦其時與數之所感
歟孝道之士嘗患不知其本果知其本發為文章立
為行實皆餘事耳有問者曰聖人罕言者得其一言
而悟何俟老莊之書而後致哉予應之曰六經之書
主明禮法而應萬世者也非救一時而已立禮也詳
論道也略得其一言而悟焉豈非豪傑之士哉嘗恠
今之士大夫置已而求佛置聖人之書而誦其教夫
由佛而知孔子者且不可以多得况能自悟于一言

之間哉方此之時老莊之不可廢也明矣然而季老
莊者切究其流而為申韓之慘毒嵇阮之放逸得其
高明而求六經焉斯善季者也

余青字長生序

一氣之為五色惟青去本未遠四時之初也為物之
少也柰何相推之理不得以常存當与四色相為盛
衰代謝期於老死而後还子見天人乎其顏色華而
悴之者潛改其髮方翠而班之者俄至造化密移浸
以黃落草木之四時与人一生無以異而子乃欲以
長生不亦妄乎然而知道之異乎物而從之故不妄

知真之異乎幻而守之故不死今子知夫順五行而
出則生人逆五行而入則生身者乎試用是說以究
余子而子能悉具以告盖嘗聞之矣然則子以用名
以體字季為化化者也果可以長生惟其長生不死
故至于不生不死嗚呼其妙至于斯極也子其自信
自將以副之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序

送刘至甫序

刘君聞善而趨者也一日相得于逆旅以其所以從
孝之道下問于不肖不肖方其從事于問者烏能語
君哉然而問之勤不可以虛辱試為之語曰万物之
理不同也其本同出于道至賢愚衆之情不同也其
本同出于性至人以天下後世未能復性而冥于道
則以其同然之情而應物以其同然之理而制事以
其意不可親授于天下後世則有言以道其意有書

以寫其言謂之六經非圣人作為是言也言其理之
不得已為後世傳注累數十百家未見其說當于理
舍于情何也六經之意非圣人不可以說歟夫人皆
有是性：皆有是道聖賢愚衆當其未之習也未始
有異焉圣人則率是性而有是道修是道而有是教
夫誰不可說哉不能說者其孝未至于有德耳是以
易之失賊春秋之失亂樂之失奢禮之失煩書之失
誣其說愈煩其失愈多是故帝就而後以為通攻排
而後以為長其辭繁多屬偶而後以為才美且夫圣
人無意乎為是書也孝者亦必無意乎為是說則書

之意可以會而得之矣其會而得之也安在遠求哉
情与理寓之於訟言天下之人盖及于德性而思之
人之同然者盖見于性根其所以不同者于性之枝
幹處有物蔽之耳夫六經之為迹也方為意也圓意
虛而迹實後世孝者為智示至乎心徹為德未至乎
智徹思慮之未不出于虛一而實其意所至不过名
數間故其所言皆私智也理不与焉其所得臆度也
情不与焉唯疑答問不能解其紛猶之病者塊氣于
胸中無藥破散之至老且死尤不快也故思之于心
而言則失之迂行之于身而為行則失之固特其智

未徹耳深于詩者不愚深于易者不賊夫聖人之意
虛吾之思至于無形之中則會之矣与其意會則未
常見其度數之多也与其理契則未嘗見其論說之
多也欲其如坐虛室之中默然而忘其声兀然而忘
其形內為天遊寄于言意之表不知其有物也及其
意与道相會道与意相失于是而下焉此可以言易
矣欲其如在閨門之內房闈之中父母妻子相撫以
恩相示以情悲恤欢笑天人之際渾然而無間欲其
如在朝廷之上鄉黨之中君臣之相遇朋友之相得
賡歌都兪切嗟誥戒嚴而通莊而和未嘗有貳焉此

可以言詩矣欲其論世之事變而言書欲其論人之
情變而言禮其說沛然如長江大河或入于汜或岐
為諸或別為沱而卒乎滄々而東下無有礙之者然
後為得耳刘君試思之入之心其圓者神其方者志
其虛者道其滿者理孝者之心為物奪去然後不能
殊理入大道与神遇焉聖人之書迹實而意虛迹方
而意圓不能与神遇則彼安能以方實之迹而及其
意哉思則得之思之于心也去實則虛及精則明虛
明之中廓然無物望見天則聖人之道知之如視矣
裳從事于此久矣有樂善而好孝者則序其說与之

共為君之行于是乎書後此三年先賦于京師則當
具其所自得者與予道焉不可隱也

師德字序

李生之行南孝于溫陵以其名字乞言生以操制名
予患其為蚓而後充者以師德制其字焉孝者之心
得性之體故能定得性之理故能應能定則權利不
能傾羣衆不能移天下不能蕩能應則動而世為天
下道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德則得此
者也操則執此者也得其正性而執之其定也天光
其應也天行莫能窮之夫誰無是性哉不能貫之以

誦教通之以思索有能蔽之者是故所見者一曲所
執者一介始有仲子者仁義之實即于母兄之間而
熄焉彼尚為能充其類者邪然而得其正性而執之
與夫天見其明地見其光無以異也及執其偽則一
蚓耳其間得失相去不能以寸生知之才荀子所謂
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者是致德
性之道也可不愜哉可不勉哉

長樂詩集序

予自武林拜符往守長樂踰閩嶺道延平度龍津肩
輿而南走兩山中與長江更無案據回抱相逐而下

如游諸洞未造乎中虛也徒馭之勞或俯而降或仰而登或直而注或旁而入凡三日然後次于水口乃得南溟之信沂流而上盈科而後進渺渺漶漶遙望不斷解維揚漿平入天際南溟之信意其來迓周侯以樓越山坐視閩俗以頌漢治而然乎何其來信之異乎常邪兩山之間方且盤旋未知其所止果何若也又兩日次于釣龍臺下始見平野萬頃飛鳥屢墮山轉一環天垂六幕煙接雲連混成虛室千里外衛三山中鎮鍾磬林巒絃歌井邑福起州名樂生郡號王任二君飛升蛻解之所秦人隱居榴花鹿徑皆在

其左右支提雪峯霍童高蓋之類自古名存出于支邑由府而徃次第可見予謂四方州郡類據山水之聚處自其四方而趨焉与夫劍溪之抵越山無以異也因言天地兩界皆有洞府人莫能游州郡人間之洞府也惟神為仙能隱顯乎其中長樂山水其體方正其勢环合又其秀者其為人間洞府之嘉者乎故其所鍾多為賢貴出冥華顯相次登用四真九仙徃往与人為徒莫有知者盖夫五行之在地理運至于今方大振斧龜还而有真仙沙合而有真相豈偶然哉予嘗公外登覽山川氣象風物意態与吾才思避

迨相得發于歌詩日且盈軸故叙其經從游覽所以
動予情者為詩之序云裳之性喜自在不能服膺于
書伸紙揮毫形見意聞所欲運耳然而自許其不俗
故以長樂所為詞章書刻于石政和乙未上元書于
府中之清和堂

劉應伯字序

予得簡言始于京師之逆旅齒方及冠有成德之風
樂与之遊未幾散去後兩年復合于延平其體益卑
其志益高吾見其進而己一日簡言以予易其字而
予詰其所以為名之意乃曰有浮屠氏出于祖父之夢

中者授予之生隨告其名而後去予感而為之說曰
善人君子王公大人之出生也蓋非愚下之流肖翹
之類一氣而萬形輪于區々之生死者是必有物寓
焉而已予嘗觀人形兒之所受意思之所向竊知其
所自来者道降于域中則為聖人或千一或五百歲
或為堯舜禹之君臣或為文武周公之父子五行教
氣無足以言者其他或地降靈或物降精或天降象
而或浮屠老子其徒之有天德者遇緣而應物不可
知耳故元鳥之為商巨人之為稷嶽神之為申甫昴
之為蕭何而長庚之為李白其類不可勝言常謂形

與鬼所在真與神所寄其未有所自者見其狀鬼類
多清竒古怪正色如秋和氣如春扣之也谷應觸之
也山峙更無俗態鄙懷厭人之視聽然而天之大象
地之大靈浮屠老子其徒之有天德者遇緣而至化
于形數之中其中足以興庶民其和足以養萬物則
為名世之豪傑而聖人者賴之以輔相者也或非人
道之所為苟得權勢以宅民工孟子所謂不仁而在
高位是播其惑于衆者此必蛇虺之靈鬼恠之物出
為人妖以厲萬物乃其時數之否欤閏之山水大抵
氣清而神邃浮屠老子之有天德者嘗遊乎其間靈

蹤竒跡至今尚在神氣之至或散為竒物或萃為異
人竒物之出歲為天子庭實異人不可埋沒也自唐
德之後文學之士類能以事業見于天下所謂民与
物所不能得者而得之者為之邪簡言南方之佳士
無諸之國最多名山古來浮屠氏之為天遊者常在
其上然而簡言之生得君子祖父之夢中者豈非為
天遊者遇緣而至歟欲其致言以供萬物之求歟不
然形容聲色之間何其仁數之多也嘗謂有自來者
皆有所應若夫天之大象地之大靈浮屠老子之有
天德者緣遇而化則其應世之伯者邪予故以應伯

易其字焉應伯後日得志當行其言以興廢民以養萬物酬酢無窮之變則天之任也君豈能不為哉

黃帝秘文序

予喜方外幽經秘錄虎丘子一日自袖黃帝碑文見訪予詢其所自乃云客游南安次懷化驛或者指謂此地古有神仙所瘞及夜陰發其地數尺得所瘞函開而示之乃黃帝皇人書莫知其歲月然而磨滅者多矣詳而集之始得其全文昔者峨嵋之南黃帝受道于皇人乃刻其文于石秦皇得其文慮復有得之者遂至焚書以愚其俗漢武帝時樵人滕超于山之

南邂逅皇人謂超汝應為仙見碑文否因言黃帝之所受會秦除書此以深遠其文猶在今當付汝超乃拜賜而躬行之三年還嬰鬢髮變綠縣具以聞武帝詔見超進其文帝不問超不語下其文于劉安及東方朔詳定其虛實超以神儀獻安不上然而斯文滕超得之以還嬰劉安得之以成道或者以謂始皇驅山塞海鞭石成橋緣得此法若夫安超之効則予信之矣始皇妙用其神而然乎觀秦之所為未離乎衆凡非予之所知也宣和庚子孟秋序

演山居士新詞序

演山居士間居無事多逸思自適于詩話間或為長
短篇及五七言或協以聲而歌之吟詠以舒其情舞
蹈以致其樂曰言風雅頌詩之體賦比興詩之用古
之詩人志趣之所向情理之所感舍思則有賦觸類
則有比對景則有興以言乎德則有風以言乎政則
有雅以言乎功則有頌採詩之官收之于樂府薦之
于郊廟其誠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其理可以經夫婦
移風俗有天下者得之以正乎下而下或以為嘉有
一國者得之以化乎下而下或以為美以其主文而
譎諫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誠然則古之歌詞

固有本哉六序以風為首終子雅頌而賦比興存乎
其中亦有義乎以其志趣之所向情理之所感有諸
中以為德見于外以為風然後賦比興本乎此以成
其體以給其用六者圣人特統以義而為之名苟非
義之所在圣人之所刪焉故子之詞淡清而正悅人
之聽者鮮乃叙以為說

講齊物論序

爾汝之異是非之辨好惡之情親疎內外之分五者
之類有我而立者也老少之異美惡之辨哀樂之情
長短高下之勢五者之類有形而立者也有我而有

物有形而有我不能離形喪我之天而一于道及其
道散而為陰陽陰陽散而為五行五行散而為萬物
陰陽之氣一清一濁一盛一衰五行之數一寡一多
一逆一順而後萬物之形或美或惡其質或厚或薄
形質之中參差不齊不可以勝言也不能離形喪我
者于是輪于數囿于物盈虛新故則其理役之是非
好惡則其情役之蔽于有則無為之對蔽于無則有
為之對所是或能非之所惡或能好之情理之中參
差不齊不可以勝言也有萬不一而愚不肖者莫能
反其本而規之心火炎其中氣馬蹶于外智者相辯

以言勇者相奪以力以至老且死而莫之悟焉且夫
物之不齊天也而彼將与天勝乎何其不知量也天
下之人均有一性其性均有一道听之不聞未始有
聲視之不見未始有形無多無寡未始有數無元無
黃未始有色而形名聲色有時而見于物者常無之
中至理之去來耳是以萬物為道一偏則彼烏能為
之對哉惜夫世之人有物蝕道終身而莫之見是則
弗思也草木有生而無情禽獸有情而無知衆庶有
知而無義其出也同乎一道其生也同乎一氣一道
無所不在一氣無所不通是故無情者或使之飛有

情者或使之桓一氣之化也蓋夫有生斯有性草木
無情者也而有性焉則魚不至矣况若有知者乎且
彼異類可以引而齊之凡物有对者又烏乎辨哉晝
夜異時賢愚異德死生異途古今異世且可以引而
齊之則凡有对之小者又烏乎辨哉有知乎此則道
遠遊在道養生主在理矣及其冥之也是為道歟是
為物歟是為神歟是為戒歟吾不得而知之則齊物
論為不能齊物者而作耳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